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十二回 黃千總有意縱強徒 凌貴興親身行搶劫

卻說凌貴興自從打發丈人何達安去後，便代他妻子開喪掛孝起來，把一座裕耕堂重新收拾，延僧禮道，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。眾強徒借著幫忙為名，益發無晝無夜，都嘯聚在凌家。貴興沒了老婆妹子在耳邊鬧聒絮，反覺得爽利。到了第三天，爵興便叫貴興到往來的錢舖子裡，打了票子，整的散的，共是二十六張。爵興拿了一張一千的，去交了何達安，其餘散的二十五張，共是一千七百兩，對不住，他自己拿去用了，還落得兩邊都感激他。他還要到凌家來吃白飯。這個一聲「賢姪」，那個一聲「姪老爹」，那一邊又是一片聲的「大爺」，貴興倒也覺得十分熱鬧，反把死人的事忘了，天天那僧道禮懺之聲，與那歡呼暢飲之聲相唱和。過了三七，便把兩口棺材，抬到祖墳去安葬了。貴興便納了兩個待妾，一個楊氏，一個潘氏。喪事之中，又帶著吃喜酒，真是笑啼皆作，吉凶並行。這一天，宗孔偶然想起一件事道：「我記得八月十六那一天，看見梁翰昭在千總衙門裡出來，莫非他們此刻要結交官場，同我們作對麼？」爵興道：「不見得！他們這班村老兒，見了官就嚇的話也說不出來了，哪裡想得到結交他呢？」貴興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也不可不防，並且我們商量要搶割他的稻穀，遲兩天就要動手了。這件事，千總管得著的，我這裡一動手，他那邊一報官，就是報到文衙門裡，也要請他武官追捕的。這便如何是好！」爵興道：「不要緊！這黃千總是最貪財的，只要送上他幾兩銀子，他便叫你做老子都肯的了。」貴興道：「只是那個認得他，方好過付？」爵興道：「只我就同他極相好，無話不談的，何必求人？」貴興大喜，就兌了五十兩銀子，請爵興送去。爵興道：「不必，不必，這些武狗，看見了一個銅錢，就笑得眼睛都沒縫了，何必這許多？只要二十兩就夠了！這是當省的，我不能不叫你省，不比陳家何家的事，是萬萬省不來的呀！」貴興就改兌了二十兩。爵興接了，就去斡旋去了。好爵興，果然只花了二十兩銀子，卻買了一個黃千總了，回報貴興，自然歡喜。

這一夜，外面鑼鼓喧天，他裡面卻是洞房花燭。這風聲傳到了梁家，凌氏等知道桂仙姑嫂，雙雙自盡，不免歎息一番，只因彼此成了仇敵，也不便去弔唁。凌氏念著一脈至親，哭了一場，方才想起，十五那夜，桂仙私行到來，臨去那番話，竟是句臨終叮囑之言，難得她小孩子家，有這個遠慮。後來天來回家，談起桂仙的話，凌氏便把桂仙叮囑，恐怕貴興鬧了大亂子，托付照應他的話說了，天來也是歎息不止。表過不提。

且說凌氏這一天，正在沒事，看著兒媳們趕做冬衣，忽然哄了一班佃戶進來道：「梁太太，不好了！今天來了許多強盜，把我們的田禾都搶割了！」凌氏一看，正是北沙一幫的佃戶，不覺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既然遇了強盜，今年的租，且免了吧！」眾佃戶道：「老太太呀！多蒙你的慈悲，田租便免了，只是我們靠著過冬天，度新年的本錢，都沒有呀！」說罷都哭了。凌氏道：「你們且歇歇去吧！我再商量周濟你們點便了。」眾佃戶謝了出去。

凌氏便叫請了翰昭過來，告知此事，翰昭飛也似的，去報了千總。那黃千總皺眉道：「可巧我今天瀉肚子，還沒有吃飯，這是地方公事，說不得也要去走一遭，只是我要吃點飯才走得動呢！」

翰昭道：「吃過飯，恐怕強盜去遠了，追不著呢！」黃千總怒道：「朝廷也不使餓兵，你們倒要使起餓官來了！」嚇得翰昭不敢再說，只得退出來等候。直等了兩個多時辰，方才聽傳呼備馬，等了好一會，黃千總方才出來，跨上馬，帶了幾十個兵。

翰昭跟著走。翰昭起先還恐怕跟不上，誰知他倒是按轡徐行，莫說翰昭只有五十多歲的人，就是八十歲老頭子，只怕也跟著他綽綽有餘呢！等到了北沙時，哪裡還有個強盜的影子？只剩了一片蹂躪之跡，兩面毗連的田禾，卻依然是黃雲滿地。黃千總問道：「這兩面毗連的田，也是你的麼？」翰昭道：「兩面都是別人家的。」黃千總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既是強盜搶割，他又何分彼此？何以你家的便搶的一顆不留，人家的卻一顆不動呢？」兩句話問得翰昭無言可答。黃千總道：「只怕你欠了人家錢債，人家來取去抵債的吧！」翰昭道：「我並沒有欠人家的債，或者仇家是說不定的。」黃千總大喝道：「既然是仇家，你怎麼報的是強盜？好個不知輕重的村夫！」說罷，撥轉馬頭去了，翰昭目定口呆的怔了一會，只得回去告知凌氏，凌氏聽了，也是無法可施。翰昭道：「不如通個信給天來姪兒，叫他回來計較。」凌氏道：「這可不必了，此刻將近年下，糖行裡生意正忙，不要又叫他分了心，並且叫他回來，也不過是歎上兩口氣。他的怕事，比你我還厲害呢！」翰昭只得罷了。這裡凌氏又張羅周濟了各佃戶，方才拜謝而去。幸而年來他們糖行生意還好，要是差不多的人家，這一下子，可支持不下去了。

閒話少提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又是臘盡春回，交到雍正六年戊申了。天來在行中料理生意，直到年三十夜，方才同了君來、養福回家度歲。廣東風氣，大行店家，新年裡總要到正月二十幾才開張，所以天來兄弟父子，就得在家多盤桓幾日，以敘天倫之樂。

貴興那邊，景象又自不同。一班酒肉兄弟，狐群狗黨，終日不是賭錢，便是吃酒，偶然取過鑼鼓來、亂打一陣，這就算他們最清雅的玩意兒了。一天早起，天井裡兩盆蘭花開了幾朵，貴興便大大高興起來，要置酒賞蘭，在去年打不盡的裕耕堂上，大排筵席，真是群凶畢至，眾丑咸集。飲酒中間，貴興忽然停下酒杯，歎了一口氣。宗孔又忽然扭扭捏捏搖搖擺擺的問道：「吾問姪老老者，為何忽然而歎氣之乎？」貴興嘆喟一聲笑了出來道：「叔父怎麼掉起文來了？」宗孔呵呵大笑道：「我近來親近了區老表台，聽見他常常的『之乎者也』，我染了他點書卷氣，也來學學，這句話，文便掉了，只是那個『也』字還沒有安裝上去。」說的眾人一齊大笑。爵興道：「笑話慢說，端的賢姪為何歎氣？」

貴興道：「我只恨天來那所石室，壞了我的風水，不然，前年我就中了。中舉之後，一定是連捷的，連捷起來，我還是個狀元。你想去年丁未科的狀元，怎麼還會讓給一個『彭啟豐』呢！」（雍正五年丁未狀元彭啟豐）爵興道：「這個何必心焦！他那所石室，總不能死守著的，好在今年不是鄉試年期，我們各盡能力，盡今年弄了過來，縱使弄他不過來，硬拆也要拆了他的。包管明年己酉，賢姪高中一名解元，後年庚戌連捷大狀，我這裡預賀一杯！」說罷，吃乾了一杯酒。眾強徒一時又歡呼起來。貴興道：「我想我的運氣，真不如人。你看今日賞花，那花盆都是粗瓦，往日南雄廣源店，本有二十四玉石花盆，還有一堂花梨木桌椅，卻又被天來拿去了。若在這裡，豈不光輝！」宗孔大叫道：「既是廣源店的東西，就是兩家都可以用的了，他是甚麼人敢拿了去！來，來！眾兄弟們幫個忙，同我去拿了來！」說著就要走。

爵興道：「賢姪且慢！既有此事，你可寫個條兒，只說同他借來用，他要是肯呢，我們這個就是『劉備借荊州』。他不肯時，我們就去搶了來，這是先禮後兵，他卻怪不得我了。」貴興大喜，就寫了個字條，叫喜來去借。喜來去了許久，回來說道：「不肯，不肯，他說東西都在省城，被人家借去了。」宗孔跳起來就要去搶。爵興道：「你們且慢，等我分派這件事，要賢姪帶了頭，先叫開了門，只說一來拜年，二來當面求借東西，有你帶了頭，以後就沒有事了。若是教別人去，他明天到衙門裡報一個案，那可怎麼得了！雖然諒他也不敢，然而總不能不防到這一著。」貴興道：「我親去了，怎麼就沒事了呢？」爵興道：「賢姪自己去了，他哪裡還好告，就是告到官司，只說我們中表至親，鬧著玩得，誰稀奇他的東西，這就變了個『談笑官司』了。」

宗孔跳起來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，我姪老爹幾時做了皇帝，封你做個軍師。」爵興道：「不要胡說！」宗孔道：「狀元升宰相，宰相升皇帝，這有甚麼稀奇？不要多說了，姪老爹，走吧。」拉著就走，眾強徒一擁而去，只剩下爵興看家，眾人一擁，到了梁家門首。貴興道：「他看見我們人多了，一定不肯開門。你們且悄悄的站在兩旁，等我打開了門，你們就一擁而入。」眾人點頭應允。貴興便去敲門，祈富便問是誰，貴興道：「是我！」祈富聽得是貴興聲音，吃驚不小，不敢開門，飛跑到裡面報信。凌氏等也吃了一驚。

未知開門與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